

御撰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三

原卷十
共十九頁

申戊

起戊申明孝宗弘治元年盡凡十八年
乙丑明孝宗弘治十八年

孝宗敬皇帝弘治元年春正月以何喬新為刑部尚書。

喬新以剛正為萬安劉吉所忌帝嗣位由刑部侍郎晉南京刑部尚書偕升秩以遠之中官懷恩詣閣正色曰新君宜用正人胡為出何公安等默然杜銘罷羣望屬喬新時吉代安為首輔終忌之久不補帝以王恕薦召用之。

二月帝耕藉田。

禮畢宴羣臣教坊以雜伎進馬文升厲色曰新天子當知稼穡艱難豈宜以此瀆亂宸聽即斥去之嗣後每歲仲春舉行。

罷選淑女。

中官郭鏞請豫選妃嬪以廣儲嗣庶子謝遷上言山陵之工未畢諒闇之痛猶新此必宦豎巧為諛詞以動陛下非本心也陛下富於春秋俟祥禕之後徐議未晚願亟寢前命庶不遠而復從之。

封哈密衛左都督罕慎為忠順王。○三月帝視國子監。○御經筵命儒臣日講。○起用言事降謫諸臣主事張吉王純中書舍人丁機進士李文祥教毓元並以言事遠謫南京吏部主事儲璫上言五人者既以直言徇國必不變節辱身乞擢置風紀論思之地則言論風采必有可觀帝命吏部起用之。

夏四月釐正祀典。

依洪武舊制凡祀典所無者悉罷之。

冬十月妖僧繼曉伏誅。

法司擬曉罪以犯在赦前免死科臣陳璘等劾曉罪大惡極不當宥命棄市土魯番殺忠順王罕慎復據哈密。

二年春一月下監察御史湯鼎於獄戍之。

先是帝廣言路庶吉士鄒智進士李文祥交章論劾當路鼎意氣尤銳大臣多畏惡之劉吉尤刺骨使人昭御史魏璋曰君能去鼎行僉院事矣璋欣然日夜伺鼎短鼎家壽州知州劉概嘗餽鼎白金道之書云夢一人騎牛幾墮君手挽之引就道因解之曰人騎牛國姓意者國將傾君扶之引君當道也鼎喜以書示客璋得聞會帝遣官賑四川中書舍人吉人薦鼎及劉概可任璋因嗾同官陳景隆劾吉人私立朋黨并及概貽書狀劉吉從中主之下詔獄鼎概戍邊人削籍智文祥貶官璋遂擢大理丞以馬文升為兵部尚書兼提督團營。

承平久兵政廢弛西北部落不時窺塞下文升嚴覈諸將黜貪懦三十餘人奸人大怨夜持弓矢伺其門作謗書射入東長安門內帝聞詔錦衣衛緝捕給騎士十二人衛出入文升乞休慰諭之夏五月河決開封入沁河○秋七月詔求直言○冬十二月朔日食○賜故少保于謙諡忠愍加贈特進光祿大夫上柱國諡忠愍立祠墓所賜額曰旌功。

三年春三月令天下設預備倉。

每十里積粟萬石及數為稱職過者旌擢不及者罰之府州縣及軍衛官視此升黜。

冬十一月有星孛於天津詔羣臣言闕失。

大學士劉吉等言妖星見天津歷人星杵曰近營室考之載籍為兵為饑為水旱死亡之徵又曰天下大亂竊見連年風雨不時所在水旱邊境未寧盜賊竊發禍亂之作恐亦不難惟陛下深思軍民困苦沙河橋南海子役軍士數千經年未見畢工內府磁器本足用無故遣內官燒造並宜停止所司有陳闕失者伏望聽納次第舉行則可以易災為祥轉禍為福從之。

京師地震。

四年春一月逐番僧○三月逮兩廣總督秦紘尋免歸。

初絃泣鎮劾總兵官柳景貪暴不法景逮下獄以連姻周太后家有與援反許絃不已命逮絃并鞠罷歸絃被逮時方議討後山賊治軍事畢從容就道儀衛驛從不貶損既踰嶺囚服就繫謂官校曰兩廣蠻夷雜處總制尊遽就拘執恐損國威既踰嶺真囚矣人服其得體

夏六月地復震○秋八月罷刑部尚書何喬新

喬新執法不阿每重王恕輕劉吉吉啣之嗾御史鄒魯劾喬新通路鞠治無實遂乞休去

九月以彭韶為刑部尚書○冬十月以禮部尚書邱濬兼文淵閣大學士

尚書入閣自濬始至六年一月內宴濬遂居吏部尚書王恕之上其後由侍郎詹事入者班皆列六部上矣

十二月主魯番以哈密來歸○鳳陽陵火

延九十餘里

召秦紘為南京戶部尚書

言官論紘無罪詔起之

戶部奏是歲天下戶口之數

戶九百一十一萬三千四百四十六口五千三百二十八萬一千一百五十八

五年春二月減陝西織造絨氍之半

巡按御史張文言陝西歲歉之後民病未甦司禮監近下帖子降圖式織造數百事並宜停止以其價振業貧民命減所織之半

三月立子厚照為皇太子○夏五月求遺書○六月下御史彭程於獄尋遣戍

程巡視光祿寺見造皇壇祭器皇壇者憲宗修齋行法之所也程疏言光祿金錢皆民膏血用之得當猶恐病民况投無益之地先帝篤信李孜省繼曉輩意在求福今二人已伏辜不能自保焉能福人陞

下如有此舉宜過之將萌如無此舉論臣下逢迎之罪帝詰責光祿卿停俸程暴揚先帝下獄戍邊
秋八月劉吉罷

吉與萬安劉珪在憲宗朝無所救正時有紙糊三閣老泥塑六尚書之謠帝仁明同列劉健徐溥皆正
人二人有論建吉亦署名時時竊美名以自蓋至是帝欲封后弟伯爵命吉撰誥券吉言必盡封兩太
后家子弟乃可帝不悅遣中官諷令移疾歸

冬十月更中鹽法

明初於各邊開中令商人募民墾種築臺堡自相保聚邊儲以充成化時始以銀易米然未嘗著為令
也至是戶部尚書葉淇召商納銀令運司類解大倉分給諸邊每引輸銀三四錢有差視國初直加倍
而商無守支之苦一時太倉銀累至數百萬然赴邊開中之法廢商屯撤業叔粟翔貴邊儲日虛矣
十一月停納粟例

尚書王恕言永樂宣德正統間天下亦有災傷各邊亦有軍餉當時無納粟例糧不聞不足軍民不聞
困弊比年來一遇災歉輒行捐例人既以財進身欲其砥廉隅為循吏豈可得也帝即命止之

癸丑

六年春二月錄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裔世襲指揮使

遇春元孫復文忠元孫璿愈五世孫炳和六世孫紹宗皆與軍民雜處無職命世襲指揮使以奉先祀
河決張秋以劉大夏為副都御史治之

詔博選才臣往治時大夏為浙江左布政以王恕等薦擢副都御史賜勅遣之大夏塞張秋鎮河下流
使北入東昌臨清由天津入海運道以通復自黃陵岡浚賈魯河孫家渡四府營上流以分水勢築長
堤起胙城厯東明長垣抵徐州亘三百六十里水大治更名張秋鎮曰安平鎮

夏四月土魯番復據哈密

初土魯番以哈密來歸詔封元裔陝巴為忠順王欲以鎮定諸番未幾諸番索陝巴財幣不得阿黑麻

怒率兵夜襲哈密執陝巴去事聞命兵部侍郎張海前都督同知縱謙往經略

閏五月免應天蘇松田租

以水災蠲租一百八十餘萬石

吏部尚書王恕罷

先是恕與邱濬同階太子太保恕長六卿位濬上及濬入閣恕以吏部弗讓也濬不悅恕里居日嘗屬人作傳梓行濬謂其沽直謗君太醫院判劉文泰與濬素往來亦銜恕因訐恕變亂選法所作傳侵先帝無人臣禮欲中以奇禍外論謂濬實嗾之恕奏辨下文泰獄訊狀果連濬濬亦疏辨乞放歸帝慰留恕稱疾罷歸文泰貶官

六月蝗 秋八月京師大雨雹 刑部尚書彭韶罷

韶昌言正色與王恕何喬新稱三老然每為貴戚近臣所疾故致仕去

寅甲

七年春二月詔羣臣言闕失 三月巡撫貴州都御史鄧廷讚平黑苗

都勻苗也富架長脚等作亂廷讚與兵備副使吳倬遣熟苗詐降富架誘入寇伏兵擒之乘勝深入連破百餘寨生擒長脚以歸廷讚請於都勻清平二衛設流官與土官兼治於是設府一曰都勻州二曰獨山麻哈縣一曰清平苗患漸息

命兩畿捕蝗

民捕蝗一斗給米倍之

秋七月京師地震 命工部侍郎徐貫經理蘇杭水利

貫上言東南財賦所出而水患為多永樂初命夏原吉濬治時以吳淞江灋沙浮蕩未克施工逮今九十餘年港浦愈塞臣相度地勢疏吳江長橋導大湖散入澱山陽城昆承等湖又開大石趙屯等浦洩澱山湖水由吳淞江入海開白魚洪鮎魚口等處洩昆承湖水由白茆港入海開斜堰七浦鹽鐵等塘

洩陽城湖水由七了港入海下流既通於是開湖州之漚涇洩天目安吉諸山水自西南入太湖開常州之百瀆洩溧陽鎮江練湖之水自西北入太湖又開諸斗門以洩運河之水由江陰入大江上流亦通凡修濬河涇瀆湖港塘斗門堤岸百三十有五所役夫二十餘萬東南水患少衰

八月以李東陽為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典誥勅

大學士徐溥等以誥勅繁諸如先朝王直故事設官專領乃擢東陽入閣典之

九月南京地震

卯乙

八年春二月朔日食○武英殿大學士邱濬卒○以禮部侍郎李東陽少詹事謝遷入內閣預機務○秋七月以宋儒楊時從祀孔廟○冬十二月復哈密

土魯番既襲據哈密僭稱可汗侵沙州迨罕東諸部附已馬文升言此寇桀驁不大創終不知畏宜用漢陳湯故事襲斬之以指揮楊勗熟番情召詢方略舊備陳哈密可取狀文升請於帝勅發罕東赤斤苦峪兵令副將彭清將之隸巡撫許進往討分數道進至羽集也川畢會夜半大雨雪又明奄至城下拔之牙蘭遁後二年土魯番以陝巴來歸仍令為忠順王鎮哈密

辰丙

九年夏四月以周經為戶部尚書

時帝寬仁而戶部尤奸蠹所萃經悉按祖宗成憲無所顧緩通征裁冗濫四方告災必覆請蠲除監稅官課人多者與下考冒濫苛切之風少衰

下給事中龐泮御史劉紳等於獄

岷王奏武岡知州劉遜不法事命錦衣官校逮之泮等率科道論救帝以親王劾一州官輒交章奏阻下泮紳等六十二人於獄臺諫署一空命尚寶司及中書代收部院封事九卿力諫釋之遜亦無事六月詔舉將才○冬十二月刑部吏徐珪請革東廠黜為民

刑部郎中丁哲員外郎王爵斷獄忤東廠法司承太監楊鵬指擬哲等罪徒珪不平上言臣在刑部三

巳丁

年見盜賊多東廠鎮撫司所獲有稱校尉挾仇陷。或為人報仇。或受首惡贓。令傍人抵罪。刑官莫敢改。多枉殺人。臣願陛下革東廠戮楊鵬臣一介微軀。自知不免。與其死虎口。孰若死於朝廷。願陛下斬臣首。行臣言。死不悔。帝以其狂誕。發原籍為民。哲等放歸。進士孫磐上疏曰。近者言官劾人。率乘勢敗。排觸奸倖。反出胥吏。議者羞之。請定建言為四等。最上彈劾權貴。其次補拾闕遺。又其次建白。裨國家大體。分別擢敘。粉飾文具。循默不言者黜之。時不能用。

十年春三月召大臣議政文華殿。

帝御經筵畢。召徐溥等於文華殿。出各司題奏面裁決。溥等擬旨上。帝應手改定。無疑滯。每顧問。必稱先生。帝即位以來。宣召顧問自此始。後以為常。

夏五月。小王子寇潮河川。指揮劉銀等戰死。○六月。命戶部侍郎劉大夏督理宣大軍餉。

大夏將行。尚書周經謂曰。塞上勢窳子。以市糴為私利。公毋以剛賈禍。大夏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俟至彼圖之。初。塞上糴買必粟千石。芻萬束。乃得告。以故中官武臣得操利權。大夏令有芻粟者。自百束十石以上。皆許勢家無所牟利。不兩月。儲積充羨。

冬十月起王越總制三邊軍務。

帝元年。小王子奉書求貢。自稱大元大可汗。朝廷方務優容。許之。自是與伯顏猛可及北部亦卜剌因王大節等往來套中。出沒為寇。諸虜相倚。日強。遼東宣太延綏俱被殘。詔起越原官。總制甘涼軍務。越言甘涼兵弱。非藉延寧兵。難以克敵。請兼制兩鎮。從之。

簡閱禁兵。

馬文升疏言。歷代兵制。不使權歸一人。漢制有南北軍。南軍守王宮主禁衛。北軍護京師。聽征討。各有所掌。而南軍尤托以腹心。我太祖法古。置十六衛親軍。指揮使司。不隸五府。為禁兵。即古之南軍也。其他衛屬五府。即古之北軍也。永樂中增設十二衛。又選精壯數千人。屬御馬監。更番上直。近年禁兵廢。

午戊

弛請勅大臣揀選操練令更番直各門官為鈴東出入從之

十一年春三月皇太子出閣講讀

東宮官豎不欲太子近儒臣數以事間講請詹事吳寬上疏曰東宮講學寒暑風雨則止朔望令節則止一年不過數月一月不過數日一日不過數刻進講之時少輟講之日多豈容復以他事妨之古人八歲就傅即居宿於外欲令離近習親正人庶民且然況太子天下本哉帝嘉納之

秋七月王越襲小王子於賀蘭山破之

虜巢山後久熟知路遲累招野乜克力等擾邊越分兵三路進俱有斬獲日晡收兵回別伏道傍賊來襲復追殺至柳溝獲駝馬牛羊器仗千數論功進越少保遂條上制置哈密事宜會李廣得罪死言官連章劾廣黨皆及越越聞憂恚卒

九月華蓋殿大學士徐溥罷

溥性凝重有度在政府十二年屢遇大獄及逮繫言官委曲調劑帝多嘉納嘗言祖宗法度所以惠元元者備矣患不能守耳卒無所更置至是以疾乞歸踰年卒贈太師諡文靖

冬十月清寧宮災

太皇太后宮也先是有熊踰西直門兵部請嚴武備郎中何孟春曰宜慎火已而禮部內府軍器底香經廠內官監連年災

太監李廣有罪自殺

廣以符籙禱祀獲寵任權傾中外勸帝建毓秀亭於萬歲山亭成劾公主殤宮復災日者謂建亭犯歲忌太皇太后恚甚廣懼飲藥死帝疑廣有異書使使即其家索之得賄簿多文武大臣名餽黃白米各百千石帝曰廣食幾何乃受米如許左右曰隱語耳黃者金白者銀也帝怒下法司按問諸臣皆懼昏夜赴壽寧侯張鶴齡求解時方以宮災求直言編修羅玘上言曰今日之事如癰疽割之去易而身危

消之去遲而身安竊見文武官賄廣求進廉恥掃地其間有部寺之尊將帥之寄天下四夷方以為兩魏姚宋方召衛霍今一旦暴白恐生慢易雖實有兩魏方召之徒亦不復信此大可憂也如遂已之廉恥愈衰乞密諭賄廣者引退或以他事黜之庶可消已成之黨絕未起之禍章下所司

十一月朔日食

十二年夏四月更定律例

給事中楊廉上言高皇帝肇造之初特命劉基陶安等詳定律令且諭之曰立法貴簡若條緒繁多可輕可重吏得夤緣為奸聖祖重律輕例之意見矣百三十年來律行既久條例漸多近今法司詳議革其繁瑣臣以為非深於經者不足以議律非深於律者不足以議例望特選素有經術深明律意者專理其事以太祖立法貴簡之心為主一切近代冗雜悉為革去俾以例通律之窮不以例淆律之正庶刑官有所遵守帝嘉納之

火篩寇大同遊擊將軍王杲禦之敗績

虜騎七千餘入威遠衛杲與都指揮鄧洪等禦之戰數合大敗洪及官軍九百餘人皆死命平江伯陳銳為靖虜將軍充總兵官侍郎許進提督軍務

前禮部主事楊循吉請復建文位號不從

循吉言建文君乃高皇帝嫡孫躬受神器其後太宗入繼大統創建文位號百餘年來未蒙顯復夫建文雖以左右非人得罪社稷而實則生民之主也請復尊號如景皇帝故事庶幾裨益先聖有光大孝下禮部議格不行

申庚

十三年夏五月朔日食六月火篩寇大同遣朱暉史琳帥師禦之

言官劾陳銳等無功乃召還以保國公朱暉充總兵官侍郎史琳提督軍務益兵往禦

秋七月京師地震九月下行人司行人王雄於獄貶其官

明孝宗弘治十二年至十四

雄上言禦敵在將得其人選任不可不慎比者胡虜入寇廷臣首推陳銳以國之死生衆之存亡試之謀勇未聞之人虜益猖獗今去陳銳用朱暉暉素不更事固不多於銳也願陛下罷暉責前日推舉銳之罪然後從公拔其尤者俾專閫外勿署監軍提督以撓之今之監督即唐觀軍容使與監軍之任也以郭子儀李光弼之勇略然魚朝恩爲觀軍容使而九節度皆潰相州况其下乎帝以雄妄言下獄謫縣丞比暉至冠已退乃還

辛酉十四年春正月朔陝西河南山西地震

朝邑震十七日壞廬舍壓死人畜無算

夏四月火篩及小王子連兵入寇復命朱暉帥師禦之

虜以八千騎東駐遼塞下入長勝堡殺掠殆盡自鹽池驛至花馬池等處虜衆充斥道路不通是年秋暉等以五路之師夜襲虜於河套斬二級以捷聞小王子火篩以十萬騎分道入散掠固原寘夏境三輔震動

秋七月普安苗婦米魯作亂命南京戶部尚書王軾督師討之

初普安土官隆暢既老子禮聽營長阿保譏構相仇怨暢有妾曰米魯以罪見逐依子禮同居禮阿保皆與亂暢聞誅子禮阿保懼禍助米魯率衆攻暢破百餘寨暢逃雲南鎮巡官召阿保與暢盟息兵米魯潛令人殺暢與阿保等亂益甚鎮巡官發兵捕斬阿保米魯亡入霑益州至是復歸故營攻劫諸寨鎮守太監楊友等討之大敗賊乘勝劫略普安幾陷命軾兼左副都御史提督軍務軾未至米魯擁萬騎劫營擄友去

九月朔日食○召秦紘總制三邊軍務

言官劾史琳等喪師溺職召琳還起秦紘戶部尚書兼副都御史代之紘至錄死事者功劾敗將楊琳等四人罪練壯士興屯田申明號令軍聲大振

冬十月以馬文升為吏部尚書劉大夏為兵部尚書。

大夏辭不許既拜命問曰卿數引疾何也。大夏頓首言臣老且病竊見天下民窮財盡脫有不虞責在兵部度力不辦故辭耳帝默然。

十二月火篩等出河套詔朱暉還。

留精兵三千防禦以叅將楊玉領之明年正月朱暉引兵還都給事中屈伸疏劾暉等西討無功班師命甫下將士已入國門不知奉何詔旨且此一役糜京帑及邊儲共一百六十餘萬而首功止三級是以五十萬金易一無名之首也所上有功將士至萬餘人假使誠一渠魁如火篩或斬級至千百將竭天下財不足供費而報功又不知幾萬萬也暉等宜論罪置重典不聽。

戊子

十五年秋七月王軾破米魯斬之。

軾調官兵分道進擊連破賊賊遁走僉事王懋中土知府鳳英追及之馬尾麓官軍四面急攻米魯突圍出戰英臨陣格殺之餘黨平。

九月朔日食○冬十一月瓊州黎亂討平之。

前知府張桓貪殘私斂繼以余濬賊虐尤甚黎人苦之符南蛇等遂聚眾為亂鎮兵討之不下戶部主事馮顯上言瓊州在大海中週三十里其五指山林菁深密川澤險阻兵不可入黎眾聚散無常攻之則巢穴難窮置之則侵掠不已乞勾考熟知夷情者令各集土兵聽巡守官節制有能擒斬首惡者復其祖職此以夷攻夷數月間當見俘獲不然師旅之興無時已也帝從之明年七月斬符南蛇賊遂平十六年夏四月遣南京刑部侍郎樊瑩巡視雲貴。

亥癸

先是雲南景東衛大疫雲霧黑暗凡七日不辨晝夜龍川宣慰司雨雪如手掌盡殺禾稼宜良地屢震暴風曲靖火災燬房舍無算帝以雲南災變非常皆由官不得人上下攫取以致小民含怨上千天怒命瑩兼左僉都御史巡視瑩至鎮黜不職者數十人民心漸安。

秋九月桃李華

子甲

十七年春二月詔每歲審錄重囚毋限一日

故事每年會官錄囚率以一日告竣兵科給事中潘釋言審錄數多一日不能詳定恐致冤濫太宗皇帝時刑部上大辟三百餘人諭各官再訊遲十日不為害祖宗好生之仁萬世所當選也從之

三月太皇太后周氏崩定祔廟制

先是慈懿錢太后崩周太后不欲慈懿合葬裕陵廷臣伏哭文華門始得請及葬異隧距英宗元堂數丈許室之虛右擴以待隧獨通至是太后崩帝御便殿出裕陵圖示大學士曰陵有二隧一室一通此皆先朝內臣所為未合禮昨見成化時彭時商輅等章奏先朝大臣忠厚為國如此先帝亦甚不得已耳後問祔廟禮劉健言當時定議慈懿太皇太后居左今大行太皇太后居右用唐宋故事非漢以前制帝曰事須師古末世不足效祖宗來惟一帝一后今若並祔是壞禮自朕始也乃援孝穆別祭奉慈殿為言下廷臣議英國公張懋等言春秋考仲子之宮胡安國傳云孟子入惠公之廟仲子無祭所以此觀之祖廟無二配而周禮有祀先妣之文疏云姜嫄也唐宋推尊太后不配食者立別廟享之亦得闕宮之義宜倣故事於奉先殿外建廟奉祀為宜帝然之將建廟欽天監奏年月不宜建議請暫祀太皇太后於奉慈殿正中從孝穆居左終明世皆用其制

夏四月葬孝肅皇后於裕陵○五月罷中官監織造

命鎮巡官領之從劉大夏請也

六月雨雪○命兩京五品以下官六年一考察四品以上自陳著為令

故事方面官三年朝覲一考察兩京堂上官不與至五品以下十年始一行居官率九載年勞轉遷或服除改補多不及期給事中許天錫請京官六年一考察大僚令自陳簡去之命從所請

火篩入大同指揮鄭瑀戰死○廬山鳴

聲如雷次日大風雨平地水丈餘溺死星子德安二縣人無算。

秋八月置東西衛軍。

帝欲宿兵近地為左右輔劉大夏言保定設都司統五衛祖宗意當亦如此請遣還操軍萬人為西衛納京東兵密雲薊州為東衛報可中官監京營者恚失兵揭飛語宮門帝以示大夏曰宮門豈外人能至必此曹不利失兵耳由是間不行。

九月復置起居注。

洪武間設起居注後廢至是太僕少卿儲瓘言古者立史官記言記動輿至重也臣見陛下宣召羣臣多係帷幄造膝之言近臣不得以聞史官莫由紀錄失今不圖恐歲月綿遠傳聞各異事跡無以究其始末乞勅廷臣曾蒙召問者備錄呈覽宣付史館庶幾聖君言動舉無所遺羣臣論說亦以附見報可冬十一月貶大理少卿吳一貫為嵩明州同知。

先是泰甯衛部落射傷海西貢使指揮張天祥出毛喇關掩殺他衛三十八人指為射貢使者巡撫張鼎以捷聞會指揮張茂與天祥有卻發其事命一貫往勘得實論天祥死斃獄中天祥叔父洪屢訟冤帝密令東廠廉其事還奏所勘皆誣因逮一貫帝御午門親鞫之盡反前獄抵一貫死閔珪進曰一貫推案不實罪當徒帝不允珪執如初帝怒令更擬珪終以原擬上請一貫嵩明州同知茂擬死洪反得論功帝晚年委任大臣中官勢稍絀惟天祥事發自東廠廷議猶為所撓焉。

罷雲南銀場。

十八年春正月小王子入寇○二月御經筵。

學士張元禎請講太極圖西銘等書亟索觀之喜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元禎清癯長不踰中人先是充日講帝特設低几聽之。

夏五月帝崩。

帝大漸召劉健李東陽謝遷至乾清宮執健手曰先生輩輔導辛苦朕備知之東宮年幼好逸樂先生輩當教之讀書輔導成德健等獻款受命辛卯召東宮諭以法祖用賢午刻崩年三十六

太子厚照即位○秋八月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皇后為皇太后○冬十月葬泰陵

原卷十一
共十九頁

起丙寅明武宗正德元年盡
辛巳明武宗正德十六年 凡十六年

武宗毅皇帝正德元年夏四月吏部尚書馬文升罷以焦芳代之

時朝政已移於中官文升日懷去志會兩廣缺總督推兵部侍郎熊繡可任繡快快其同鄉御史何天衢劾文升徇私文升連疏乞休去芳處鄙無學識好嫚罵人既積忤廷臣乃深結閹宦以干進帝初即位廷議以國用不足勸上節儉芳知左右有竊聽者大言曰庶民家尚須用度何況縣官今天下多逋租匿稅不是檢索而但云損上何也帝聞大喜會文升去遂代為尚書

六月大風雨壞郊壇獸瓦

帝諭羣臣修省劉健謝遷李東陽上言比來免朝太多奏事漸晚遊戲漸廣經筵日講直命停止不知陛下宮中復有何事急於此者夫濫賞妄費非所以崇儉德彈射釣獵非所以養仁心鷹犬狐兔不可育於朝廷弓矢甲冑不可施於宮禁今聖學久曠正人不親直言不聞下情不達而此數者雜交於前臣不勝憂懼疏入報聞

秋八月立皇后夏氏○冬十月以劉瑾掌司禮監華蓋殿大學士劉健武英殿大學士謝遷戶部尚書韓文並罷

瑾東宮舊豎也帝即位與其黨馬永成高鳳羅祥魏彬邱聚谷大用張永俱用事時號八虎日進鷹犬歌舞角觝之戲導帝微行又勸帝令鎮守內臣各進萬金奏置皇莊三百餘所畿內大擾先是健東陽遷以瑾等蠱惑上心請誅之疏留中五官監候楊源以星變陳言帝意頗動戶部尚書韓文率諸大臣極諫帝命司禮監王岳等詣閣議遣瑾等南京健遷欲遂誅之事垂濟而焦芳洩其謀於瑾瑾等夜趨

帝前環泣曰。微上恩。奴輩飼犬矣。且毬馬鷹犬。何損於政。若司禮監得人。左班官安敢如是。帝即命瑾掌司禮監。永成大用。提督東西廠。張永督十二團營。兼神機營。魏彬督三千營。各據要地。韓文再疏諫。不聽。健遷即日乞休。聽歸。瑾既得志。遂以事褫韓文職。并杖謫諸臣之請留健遷者。瑾每奏事。必偵帝為戲弄時。帝厭之。亟麾去曰。吾用若何事。乃溷我。自此遂專決不復白。每於私第批答章奏。辭率鄙冗。焦芳為潤色之。東陽頰首而已。

以焦芳為文淵閣大學士。吏部左侍郎王鏊入內閣預機務。

劉瑾欲引焦芳。廷議獨推整。瑾迫公論。令整與芳同入閣。

除曲阜孔氏田賦。

丁卯二年春正月朔日食。○三月。劉瑾矯詔榜奸黨於朝堂。

劉健謝遷既去。瑾憾不已。矯詔列健遷及尚書韓文。楊守隨。林瀚。都御史張敷華。戴珊。郎中李夢陽。主事王守仁等五十三人。為奸黨。榜示朝堂。

勅各鎮守太監預刑名政事。○夏五月。度僧道四萬人。○復甯王宸濠護衛。

初。宸濠祖甯靖王犯法革護衛。至是宸濠請復許之。

六月。逮前總制三邊都御史楊一清下獄。尋釋之。

先是一清以花馬池一帶地勢平漫。寇每從此毀牆入。固原平涼不能耕牧。請修築邊牆。帝發帑金數十萬。工方興。而劉瑾憾一清不附已。一清遂引疾歸。尋以一清破冒邊費。逮下錦衣獄。李東陽王鏊力救。乃得釋。

秋八月。作豹房。

帝為羣閹盡惑。於西華門作豹房。朝夕處其中。

冬十月。以楊廷和為文淵閣大學士。

戊辰

三年夏六月劉瑾執朝士三百餘人下獄。

午朝退有遺匿名書於御道數瑾罪者詔百官悉跪奉天門外頃之執庶僚三百餘人下詔獄時酷暑有暴死者明日李東陽等力救瑾亦廉知其同類所為眾獲宥。

秋九月逮前兵部尚書劉大夏下獄戍肅州。

初大夏以鎮守中官董讓等貪殘請按治帝不能用致仕歸劉瑾與焦芳譖於帝曰籍大夏家可當邊費十二會田州岑猛叛遂謂大夏前為巡撫時激變逮下詔獄論死都御史屠滸持不可瑾嬖罵曰即不死可無戍耶李東陽為婉解瑾詞大夏家實貧乃坐戍極邊初擬廣西芳曰是送若歸也遂改肅州大夏年已七十三布衣徒步過大明門下叩頭去觀者歎息泣下。

己巳

四年夏四月王鏊罷。

鏊初開誠與瑾言間聽納而焦芳專姸阿瑾橫彌甚鏊不能救乞休去家居十四年廷臣交薦不起年七十五卒諡文恪。

六月以劉宇為文淵閣大學士張綵為吏部尚書。

始宇介於焦芳以結瑾得入為都御史瑾奸摧折臺諫宇輒以小過咎御史瑾初通賄望不過數百金字首以萬金贄瑾瑾大喜遂晉吏部尚書至是瑾欲用張綵代宇乃令宇入閣宇宴瑾閣中極驩明日將入閣任事瑾曰爾真欲相耶此地豈容再入宇乃乞省墓去綵以瑾同鄉一歲之中由郎署長六卿變亂選格賄賂肆行金帛奇貨相望塗巷性尤漁色撫州知府劉介娶妾美綵特擢介太常少卿盛服往賀曰子何以報我介惶恐謝曰一身外皆公物綵曰命之矣即使人直入內牽其妾與載歸瑾誅宇削籍綵以預謀逆瘐死獄中仍剝尸於市籍其家妻子流海南。

秋小王子寇延綏。

庚午

五年春二月以曹元為文淵閣大學士○三月以洪鐘總制川陝河南鄖陽軍務。